

道林格雷畫像

王爾德
杜衡
譯著

金屋書店

畫室裏是充滿着薔薇豐富的芬芳，當夏日的輕風在園樹叢中浮動的時候，紫丁香花底濃香和緋色花刺樹底更優美的幽息透過那開着的門來。

亨利華登勳爵躺在波斯鞍囊布的睡榻上，照例在抽着無數的紙烟，他從角上恰好能依微地看見那蜜一般甜美，蜜一般顏色的 Laburnum 花，牠那顫動着的樹枝似乎當不起這樣熱焰般的美麗；不時有飛鳥幽幻的影子飄過那張在大窗前的生絲長幔，這樣造出一種瞬間的日本式的感應，使他想起那些蒼白而玉顏的，想用一種必不動的藝術爲媒介來傳達迅速和流動底感覺的東京畫師來。蜜蜂陰沉的鳴聲擠過了未割的豐草，有時一味固執地迴旋在支蔓的耐冬底灰朦的卷鬚邊，這似乎使沉靜更覺難受了。倫敦微弱的喧聲，正像遠處大風琴底沉音一樣。

房間當中放着個外觀很美麗的少年底全身畫像，緊緊在直立的畫架上，在牠前面，稍離開一些，坐着那個藝術家培西爾，喬爾華特，他幾年前突然的失蹤，一時曾引起過大衆底驚異，并且造成了許多奇怪的猜度。

畫家看着他如此精巧地映出在他藝術中的溫和而漂亮的模樣兒，一種快意的微笑現在他底臉上，像要在那裏延佇。但是他陡然跳了起來，閉着眼，將手指放在唇邊，似乎他想將幽異的夢境關在腦袋裏，不要從這夢中醒了轉來。

『這是你最好的作品，培西爾，你畫的最好的東西了，』亨利勳爵懶懶地說。『你明年定要將牠送到格勞斯維諾去，畫院是太大，太俗了。每一次我去，不是有太多的人使我看不見畫，就是有太多的畫叫我找不出人來：人多是很可怕的，畫多而不見人却更糟。格勞斯維諾確是唯一的地方。』

『我什麼地方也不想送去，』他回答時將頭部詭異地閃向後面，這種狀態，他在牛津時常使他底朋友笑他。『不：我什麼地方也不送去。』

亨利勳爵揚着眉毛，濃得像雅片般的紙烟飄出幽幻的渦卷，繞成淡烟底青冠，從這裏面他驚異地望着他。『什麼地方也不送去好？朋友，爲什麼？你可有什麼理由？你們畫家真是些怪人？你們在世間幹着一切，想得到名譽。一得到了，又像想將牠丟去。你們這樣是笨的，因爲世間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說起還壞，這件事就是不被人說起。這樣的畫像可使你勝過所有美國底青年，要是老人還會有什麼情緒，你還可使他們十分妒忌呢。』

『我知道你要笑我，』他回答：『但是我真不能將牠陳列出來。這裏面我將自己放入得太多了。』

亨利勳爵在睡榻上伸開了身體笑着。

『我早曉得你要笑；但這始終是真話。』

『這裏面你自己太多了！我說，培西爾，我真想不到你這般地無意識；我真看不出這樣一個生着粗壯的臉子和烏黑的頭髮的你，和那個看來像是象牙和薔薇

葉造成的年輕的阿道尼斯（一）之間，有一絲兒相像。怎的，親愛的培西爾，他是個那爾基索斯（二），而你——啊，自然你是有智力的表現的。但是美，真的美，却終結在智力的表現開始的地方。智力本身就是種誇大的狀態，會毀壞任何面貌底和諧。一個人坐下來思想的時候，他就變成全是鼻子，全是額角，或是些可怕的东西。看那些操着種有學問的職業的成功人吧，他們是多麼可惡！自然在教堂裏是例外的。但是在教堂裏他們並不思想。八十歲的主教還是在說着十八歲時就學會了的話，這樣他天然看來常是很愉快的了。你那位神秘的青年朋友，你沒有告訴我他底名字，但他底畫像却真使我迷惑了，他一定是永不思想的。我覺得一定是如此。他是個沒有頭腦的，美麗的生物，在我們沒有花可看的冬天，他是常在這裏，在我們沒有東西可以澆冷我們底智慧的夏天，他也是常在這裏。不要自以爲怎樣，培西爾：你一點也不像他。』

註二 也是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

『你不了解我，海利，』藝術家回答。『我當然不會像他。這個我很知道。真的，我要是像了他反不好。你在聳你底肩膀？我是在告訴你真話。身體上和智力上的傑出都是種定數，一種似乎是踏着帝王底腳踏的步履穿過歷史的定數。一個人最好不要異於別的人。醜的和笨的在這世間却是最好。他們可以安適地坐着，可以在娛樂時打呵欠。不懂得什麼叫勝利，便至少可以免得感到失敗。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地活着，不煩惱，不動心，沒有不安。他們不會毀壞別人，也不會被毀壞在別人手裏。你底身分和產業，海利；我這般的腦筋——我底藝術，無論牠底價值怎樣；道連格雷底美貌——我們都要爲上帝所給的東西而受苦，可怕地受苦。』

『道連格雷？這是他底名字？』亨利勳爵問着，穿過畫室走向培西爾蒿爾華特來。

『是的，這是他底名字。我本來不想告訴你。』

『爲什麼？』

『哦，我說不出。我喜歡了一些人，便不肯說出他們底名字來；說了好像就捨棄了一部分。我漸漸地愛守秘密了。這好像是一種可以使我們覺得現代生活底神秘和驚奇的東西。最普通的東西，只要隱藏起來，就覺得有趣。現在我每次離開這都會，總不告訴人到那裏去。要是說了，便會失去一切的歡樂。這是個笨習慣，我敢說，但是這好像能使一個人底生活添了不少的浪漫史。我想你一定以爲我這樣是很呆的？』

『絕對不，』亨利勳爵回答，『絕對不，親愛的培西爾。你好像忘了我已經結婚，結婚有一種魔力，就是會造成了兩方面都絕對須要的欺騙生活。我永不知道我女人在那裏，我女人也永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們碰到了——大家都在外面吃飯，或是到公爵那裏去的時候，我們偶然也會碰到的——便會作着最嚴正的神』

色，相互講着最荒唐的故事。這事我底女人很擅場——實在比我要強得多。她日期是永不會纏錯的，我却常如此。但她發現我錯了時，也絕對沒有吵鬧過。我有时希望她吵鬧，她却只向我笑笑。』

『我厭惡你這樣地說你底婚後生活，』培西爾爾華特說着踱到那向花園開着的門邊去。『我相信你實在是個很好的丈夫，但你對於你底德行覺得很可恥。你是個怪人。你沒有說過句道德的話，却也沒有做過件錯誤的事。你底譏諷不過是裝樣的。』

『不做作也只是裝樣的，一種我所知道的最惱人的裝樣，』亨利勳爵笑着說；兩個青年同走到園裏，在張高桂樹蔭下的長竹榻上坐了。日光溜到了光滑的樹葉上面。草堆裏的白菊花在微微地顫動。

停了一會，亨利勳爵拉出了他底錶。『我怕要走了，培西爾，』他喃喃地說：『我在未走前定要你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這是什麼？』畫家說着將眼睛定住在地下。

『你很知道的。』

『我不知道，海利。』

『那麼我告訴你吧。你要向我說明爲什麼你不願陳列道連格雷底畫像。要說出真的理由來。』

『真的理由我已經告訴你了。』

『不，你不曾說。你說這是爲了這裏面你自己太多了。啊，這是幼稚的。』

『海利，』培西爾蒿爾華特說時看着他底臉，『一切用感情來畫的畫像是藝術家底畫像，而不是那「坐者」底。「坐者」只是種機會，是種偶然。畫家所表現的並不是他；畫家在着色的畫布上可說是表現了自己。我不願陳列這幅畫像的理由，是爲了我怕在那裏顯示了我自己靈魂底秘密。』

亨利勳爵笑了。『那麼這是什麼呢？』他問。

『我要告訴你，』葛爾華特說：但他面上顯着疑惑底表情。

『我深望如此，培西爾，』他底伴侶瞟着他繼續地說。

『哦，實在沒有什麼可說，海利，』畫家回答：『我怕你不會懂得。或許也不大肯相信。』

亨利勳爵微笑着，俯下身去從草堆裏摘了朵紫瓣延命菊來仔細地看了看。『我可斷定會懂得的，』他回答時在很注意地看着那金色白毛的小花盤，『至於說相信，即使是不能相信的事我也會相信的。』

風從樹上吹下了些花朵，沉重的紫丁香花帶着叢叢的星點在沉悶的空氣中前後飄動。一個蟋蟀吱吱地在牆上叫了起來，一隻纖長的蜻蛉振着牠稷色的紗翅，像一條藍絲般地飄過。亨利勳爵好像能夠聽出培西爾葛爾華特心頭的跳動，心想不知什麼事要發生了。

『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畫家隔了一會說。『兩個月前我曾擠在勃蘭登夫人

那裏。你知道我們這些可憐的藝術家一定要常到場面上去拋露頭面，要使大家記得我們並不是野人。你曾經說過，只要有一身晚裝，一個白領結，甚麼人，就使是個股份經紀，也可以得到文雅底聲名。啊，我在房間裏停留了十分鐘和那龐大過飭的寡婦以及那些可厭的學院中人談了一會之後，我陡然發現有個人在看着我。轉過半身來，就第一回看見了道連格雷。當我們目光相遇時，我覺得我是在變成灰色。有種奇怪的恐怖底幻覺來到我身上。我知道我是和一個人面對着，這個人底人格是怎地迷人，竟會將我全部的性情，全部的靈魂，甚至我底藝都一概吸收了去，只要我自己允許。我一生不受外界的任何應響。你知道，海利，我是生性多麼獨立的。我常是我自己底主人；至少在看見道連格雷之前是如此。於是——但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向你解釋。好像有東西在告訴我，說我已臨着個生命中可怕的危機了。我有個奇怪的感覺，好像運命已爲我藏着些非常的快樂和非常的悲哀。我覺得恐怖起來，便離開了那房間。這並不是良知教我這樣做的，這是種虛

怯。我這樣想逃走，並沒有一些兒自信。」

『良知和虛怯實是一樣的東西；良知是商會裏的市名，這就完了。』

『我不信，海利，我想你也不會相信吧。可是，無論我動機是什麼——這或許是驕傲，因為我常是很驕傲的——我確實掙扎到了門邊。我自自然在那裏碰到了勃蘭登夫人。「你可不是要趕快地跑了嗎，蒿爾華特先生？」她喊着。你可知道她奇怪的尖聲？』

『知道的；除了美之外，她什麼地方都算得是一隻孔雀，』亨利勳爵說着，他纖長的神經質的手指將延命菊撕成了碎片。

『我不能趕掉她。她帶我去看見那些王黨，帶着寶星大綬的人們，戴着大帽子，生着鸚鵡般的鼻子的太太。她當我是最親愛的朋友說起我。以前我和她只會過一面，但她就當我是了不得的。我相信有幾幅圖畫當時也很成功，至少是那定十九世紀不朽的標準的一便士新聞紙上所說起過的。我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個

青年，他底人格曾使我那麼奇怪地顛倒過。我們很相近，幾乎碰着了。我們底眼光又遇到。我不能魯莽地不請求勃蘭登夫人底介紹就和你交談。或許也算不得魯莽。不過只是不能免的。我們就沒有介紹也會交談，這我可斷定。道連後來對我也這麼說。他也覺得我倆是命裏註定要相識的。』

『勃蘭登夫人怎樣形容這位奇怪的青年？』他的伴侶問。『我知道她進去是要做一個全體賓客底迅速的 *Précis* (一)。我記得她帶我去見一個醜惡而紅臉的，身上堆滿勳章和綬帶的老紳士，她俯身到我耳邊，用一種全室的人都聽得見的，悲劇中用的私語聲，向我講着最驚人的情形。我只能逃了。我歡喜自己找幾個人。但是勃蘭登夫人待她底賓客，却正像競賣人待他底貨物一樣，她不是將他們解釋得完全走了，就是向人說盡了一切，單是不說起那個人所要知道的。』

註一 法語，要略。

『可憐的勃蘭登夫人，你說得太刻毒了，海利！』葛爾華特不注意地說。

『好朋友，她想要設一個 Salon，却只開成了一家飯店。我怎能羨慕她？但是告訴我，她怎樣說起道連格雷先生？』

『哦，大概是這樣，「迷人的孩子——他可憐的母親和我很要好。忘了他是幹什麼的——他怕是——不幹什麼事——哦，不錯，奏比牙琴——或許是提琴吧，親愛的道連格雷先生？」我們都禁不住笑了，這樣便成了朋友。』

『笑絕對不能算是友誼底不好的開端，這却是個最好的結束，』年輕的勳爵說着又採了朵延命菊。

蒿爾華特搖搖頭。『你不懂得什麼是友誼，海利，』他喃喃地說——『也不懂得什麼是仇恨。你甚麼人都喜歡；這就是說，你對於甚麼人都一樣的。』

『你錯得多利害！』亨利勳爵喊着，將帽子倒在後邊。抬頭望着一朵朵的小雲，像一束散亂而光滑的白絲般地飄過夏天碧玉的蒼空。『是的；你錯得真利害。我對人們分得很清楚。我因好的外觀而選定我底朋友，因好的人品而選定我底

相識，因好的智力而選定我底仇敵。我們選擇仇敵，無論如何總不嫌太小心。我永不會和一個愚人作過對敵。我底仇敵都是有些智力的人，因此他們都要估量我。我這樣可很無謂嗎？我想這可說是無謂的。」

『我也以為如此，海利。但是照你底規定，我只算得是個相識。』

『親愛的老朋友培西爾，你是比相識要親密得多。』

『比朋友却要疏遠得多。算是種兄弟吧？我想。』

『啊，兄弟！我管不到什麼兄弟，我底哥哥老不肯死，我底兄弟們似乎也一樣。』

海利！』蒿爾華特蹙着額喊了起來。

『親愛的伴侶，我並不很正經的。不過我禁不得要厭惡我底親屬。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都不能忍耐別人有和我們同樣的過失的原故。我很同情於英國平民對於他們所謂高位者底惡德的忿怒。庶民覺得狂醉，愚蠢和不道德都應算他們自己特

殊的產業，要是我們之中有個人裝着呆，他就算偷了他們底所有了。在可憐的羅斯華克上離婚法庭的時候，他們非常地憤激。但我以為平民之中還沒有百分之十是規則地生活着的。」

『我絕對不贊成你說的話，不但如此，海利，我還可斷定你自己也是不贊成。』

亨利勳爵撫着他豎起的縷鬚，用那垂纓的烏木手杖在皮鞋底趾邊輕扣着。『你是多麼英國的，培西爾！你作這種觀察已經是第二次了。我們向真正的英國人說起一種觀念——這可算得一件魯莽的事——他永不夢到去省察這個觀念底是非。他以為最重大的事就是那個人自己是否相信。其實一個觀念底價值，與發表者底忠實與否是絕然無關的。真的，那個人愈不忠實，那觀念却反愈是純智力的，因為照這個情形，牠是不會帶着那人底需求，願望或偏見底色彩。然而，我並不要和你討論政治學，社會學，或是形而上學。我喜歡人物甚於主張，我喜歡沒主

全新的形式，全新的風格，我差別地看一切，也差別地想着牠們。現在我能用一種從前不知道的方法來再造生命。「一個在思想之日的形式底夢：」——這是誰講的？我忘了；不過這却正是道連格雷對我的關係。只一看見這孩子在我眼前——因為我看他真無異於一個孩子，雖然他已二十以上了——只一看見他在眼前——啊！我不知道你可真能懂得這些意思，無意中他給我規定了一個新學派的界限，這個學派裏面應有全部浪漫精神底熱情，全部希臘精神的完美。靈魂與肉體底和諧——這是何等的事！我們在瘋狂的時候曾把這兩者分開了，創造了一種粗俗的實現，和一種空虛的理想。海利！只要你知道道連格雷對我的關係！你總記得愛格鈕願出重價來買我底風景畫，而我却不肯捨棄嗎？這是我最好的作品中的一。但是爲什麼呢？因為畫的時候，道連格雷正坐在旁邊。有一種依微的影響從他那裏傳給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平坦的林地上看見了我所常渴望着而又常錯失了的驚奇。』